

传国玉玺

王绍玺 著



如舟之寶璽

傳國玉璽

王紹篈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封面装帧 程 钢
技术编辑 张绍军

传 国 玉 玺

王绍玺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邮编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2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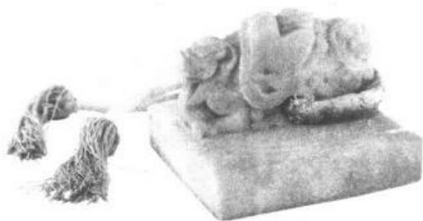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622-556-0/K·76

定价: 22.80 元

前言： 一个迄今未破的千古悬案



1987年2月28日，正是早莺啼暖、春草初芽的时节，一篇由新华社公开发布的电讯稿，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传遍了全世界：中国地质学家郝用威历30年心血的考察，证实华夏稀世珍宝“和氏璧”原产于山幽林密的湖北大巴山区神农架，具体地点就在南漳西部沮水之源的板仓坪、阴峪河一带。

消息传开，海内轰动。史地、考古等各界学者专家纷纷发表谈话，对此重要学术成果一致给予高度评价，誉为“一个千古之谜的真正解开！”欣喜之际，又使人们倍感遗憾的是，这件为历代帝王必争之宝的产地问题总算有了解答，但是有关它本身的传承与下落，却依旧深埋在烟雨迷濛的苍茫疑海里，还是迄今未得破解的千古悬案！

在史籍记载中，“和氏璧”又叫“传国玉玺”，其间有一个从“荆山之璞”到“天下共宝”的演变过程。距今二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这块埋藏在荒无人烟的古荆山

中的玉石，首先被一个叫和氏的楚人开采出来，由此引出一段写进《韩非子》的献璞刖足的血泪故事。三百多年后，这块已被琢成玉璧的珍宝又伴随着一起始终没能洗雪的冤案，从楚国流入赵国，并引起秦昭襄王的垂涎，从而酿出蔺相如“完璧归赵”的历史佳话。公元前 222 年，新一代秦王嬴政在先人用 15 座城池换璧未果的遗憾后，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血洗长平，攻破邯郸，终于得到了这块令几代秦王梦寐以求的稀世之宝。等他自称“始皇帝”后，为显示前无古人的至尊伟大，特地制作了一系列专用器物。其中之一，就是“传国玉玺”。

刻制这颗玉玺的，是著名的咸阳玉工孙寿（又作王孙寿）。

为这颗玉玺书写玺文的，是秦始皇的丞相、著名书法家李斯。

这颗玉玺所用的材料，就是玉中之王“和氏璧”。

价值连城的玉质，巧夺天工的雕刻，盖世无双的书法，这三者的结合，使这颗玉玺成为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但是在秦始皇心目中，艺术价值的最高体现，就是对他至尊至贵之地位和绝对专制之权势的装饰，也是他发号施令驱使臣民的凭证，更是他的大秦帝国传子传孙、万世不替的象征。但是，轰轰烈烈的大秦帝国，仅仅存在了 15 年就灭亡了。玉玺由秦始皇的孙子亲手献给了刘邦，成了刘邦的大汉帝国的“传国玉玺。”不过，秦始皇赋予玉玺的作用却被继承下来，并且不断被神化。从此，夺天下的人把这宝贝当作天命的象征，得到它，就是“天命在朕躬”的正宗皇帝。坐定天下以后，这颗玉玺就像是挂在贾宝玉脖子上的那块“顽石”，国家和个人的性命，都系在玉玺上面，藏之弥珍，奉之若神。自称皇帝却没有获得这块宝贝的，就成了冒牌货，至多也不过是“白板天子”。“传国玉玺”的辗转流传易手换主，居然成了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标志。

令人心怵久远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向线索清晰的有关“传国玉玺”归属与去向的记录，突然消失在唐末五代烽火遍野的兵荒马乱中。从此往后，历宋、元、迄明、清，作为一个具体形象的实物，它曾奇迹般地多次重现人世，或在九重帝阙，或在深山茂林，或在巍峨庙堂，或在大漠草原，而且还不止一个，幻丽奇生，真假莫辨！由此引出了无数次阴谋诡计，诱发了无数次血腥厮杀，演绎了无数次狂欢与巨痛、惊险与神秘的传奇。在那由一连串儿亦喜亦悲的闹剧连缀起来的“二十四史”中，它乍沉乍浮，时隐时现；同时各种记载和鉴定的相互牴牾，众说纷纭，从而酿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宝流失案！

笔者不揣浅陋，勉力把这一段封存时空深处的史实从积满尘埃的典籍中重新发掘出来，意在运用个人的辨识和思考，述其源流，理其纷乱，揭其隐密，析其疑窦。如果读者能因此而对历史的沧桑变幻有所感悟，或至少获得相关的知识与启迪，也就让我加额抚掌，称幸不已了。

目 录

前 言：一个迄今未破的千古悬案 / 1

一、玉玺：美玉和玺印的组合 / 1

玉器文化 绚丽多彩——黄龙负图 玺章探源——
仪态纷陈 古籀奇观——五花八门 印玺用途

二、从荆山采璞到“受命于天” / 22

卞和献璞 国宝出世——楚国失宝 完璧归赵——
千古一帝 琢璧制玺——玺书飞传 天下骚然——
真玺伪诏 沙丘密谋——封泥夺命 血染咸阳——
既寿永昌 二世而亡——蓝田荆山 迷离扑朔

三、亡国玺变成传国玺 / 56

子婴衔璧 汉承秦制——纪通用符 周勃安刘——
祸起巫蛊 双玺大战——滥用国器 天子开缺——
汉武托孤 霍光护玺——太后掷玺 王莽篡位——
福倚祸伏 乱世寡人——“卯金修德” 刘秀告庙

——雌威阉祸 喋血宫闱——螭虎五彩 天子六玺
 ——玺符验合 杜诗定制——私刻玉玺 逆案层出
 ——实物出土 汉玺真容

四、烽火连天皇帝梦 / 123

淮南称号 刻玺北方——汉献“禅让” 曹后摔玺
 ——“灵光彻天” 刘备造假——天赐石玺 孙皓创
 新——司马逼宫 玉玺易主——八王混战 祖夺孙
 玺——狗尾续貂 白板封侯——铜驼荆棘 国宝失
 踪——累代异宝 南归东晋——篆书歧文 真伪莫
 辨——内忧外患 风雨建康——依样画瓢 晋恭写
 诏——骨肉相残 他人得玺——无寿无昌 四收四
 让——引狼入室 侯景播乱——无玺之朝 南陈后
 梁——五胡乱华 祥瑞流转——天下奇闻 玉玺李
 生——乘舆之宝 北上邺城——明火执仗 北周代
 魏——“督摄万机” 用玺变法——无点之敕 天机
 泄露——萧后逃难 隋玺觅踪

五、玉玺在唐宋的命运 / 236

一代女皇 改玺为宝——符契勘合 双重保险——
 夺玺逼宫 太上幽梦——渔阳鼙鼓 一玺双燕——
 草头皇帝 奇玺怪印——弑父杀叔 “王八”攫宝
 ——父子相残 梁官剑影——火烧洛阳 玉玺失踪
 ——天子作伪 滥竽传代——兵变陈桥 黄袍加身
 ——强邻环伺 三宝妙用——斧声烛影 “受命”探
 微——越俎代庖 临安烟云——北狩南逃 宋玺蒙
 难——文物出土 “国宝”重光——劫后余烬 傀儡

登场

六、抢来中原宝 还治中原人 / 313

辽代玺宝 石晋奉献——女真玺宝 夺之契丹——
西夏采玉 大金受命——巾幗护玺 血溅宫阙——
弯弓射雕 识玺乃蛮——胜国之宝 尽入大都——
玉玺再现 举国轰动——一国两主 双玺奇案——
磨玺刻印 国宝浩劫——天命不佑 玺归漠北

七、末世玉玺盛衰记 / 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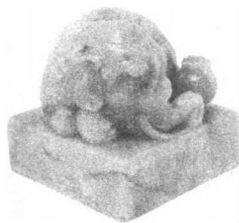
“天命”人意 洪武登宝——凝命神宝 奇梦怪应
——廷争大礼 国玺正名——“天降祥瑞 秦玺复
出”——云雾萦绕 九宫疑案——传国玉玺 额哲
献清——交泰编谱 乾隆剔质——山陵驾崩 谥宝
陪葬——渊鉴三希 御赏清玩——梦赐金玺 众说
纷纭

八、徘徊在民国的玉玺亡灵 / 412

命途多舛 民国大宝——“诞膺天命” 新华春梦
——宣统复辟 玉玺还魂——颠狂梦醒 幽灵不散

后 记 / 435

一、玉玺：美玉和玺印的组合



玉，是有着某些共同特点的多种天然矿物的总称，和宝石、彩石一起，被统称为美术工艺矿产，具有很高的工艺美术价值。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玉不但是被赋予了许多神奇特性的珍宝，还把它的神奇性和高贵品格通连到政治、经济、军事、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医学和民俗等众多领域，并在这一切领域中都闪耀着绚丽夺目的光彩。就是在现代汉语中，凡是有“玉”字参与构成的词及词组，仍然地都具有珍贵、美好等含义。玉的这种尊贵地位，在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中都不曾有过。如果仿照现在流行的“命名法”，把玉的这种尊贵地位和广泛连通称之为“玉文化”，恐怕并不为过。

玉玺，就是“玉文化”的产物，是美玉和玺印的组合。

玉器文化 绚丽多彩

作为天然矿物，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和玉发生了关系。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即大约距离今天约一万年到四五千年之前，人们使用的石器已变为以磨制为主，石器的种类也由旧石器时代简单的尖状器、砍砸器发展出具有各种专门用途的工具，如石刀、石斧、石镰、石铤、石箭镞等。和石器伴随出土的，已有玉器，如大汶口遗址出土过玉铲，龙山文化出土过玉斧，吴县草鞋山和余杭良渚都出土过玉琮（原始织机上的提综器具）。玉铲。玉斧等的形状和制作方式，和同时期的大量石铲、石斧等没有什么两样。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制作这种玉器工具，不过是出于生产劳动的需要，完全是实用性的，制作玉器的方法，也和制作石器没有什么两样。《越绝书》中说，黄帝“以玉为兵”，玉的产量非常稀少，即使当时偶尔发现了大块的玉，单靠当时仅有的石器工具，也很难分割开来，制作工具。所以，黄帝的“以玉为兵”，不可能人人都有一把玉制兵器，而很可能只是黄帝本人或少数“高级将领”才有这种兵器。但玉兵的色泽美丽，光彩耀人，非常奇特，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被人们视为黄帝兵器的代表。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发现过一些玉质肖形物体和装饰品，辽宁建平出土过两只近似蜷曲的蚕的玉龙，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过一只弯曲如钩并有一角的玉龙，高达二十六厘米。两地出土物都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和传说的黄帝时代相当。这两种龙显然都不是工具或武器（那时的工具绝大多数既是工具，又是武器），而很可能是一种神圣的图腾崇拜物。上海青浦出土过距今四千五百年的一挂玉顶饰，用七十粒黄色、乳白色玉料和绿松石制作的管、珠坠穿连着，周长有七十六厘米，每一粒玉，都是一端粗圆一端较细的鸭梨形，大小也几乎一样，全都穿了孔。在石器

时代，能够制作出这样一挂项饰，令今人惊叹不已。

从完全是实用的玉斧、玉砮，到只当做图腾崇拜物及装饰物的玉龙、玉制项饰，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化，玉已经因为它比普通石头美丽的色彩、光泽及油脂般的细腻质地，引起了人们的特殊关注。只有社会生产率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有了初步分工，人们才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劳动力，制作出这种不能直接作为工具或武器使用的玉龙与项饰。玉器的光彩，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一个信号。

当人类学会制作金属工具及器物以后，使用了数百万年的石器逐渐被淘汰了，在石器时代只是扮演小弟弟角色的玉器，却以它的天生丽质受到人们的青睐，使它的身价越来越高。“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王维《西施咏》），高贵的身价使玉成为多方面社会功能的象征。

玉是财富的象征。在金属货币出现以前，玉曾作为货币使用，甲骨文中的“玉”字，有“𤞡”、“丰”、“𤞢”和“𤞣”等写法，后两个字，即“玨（又作珏）”字，分别是一串玉和成双的玉串的象征。玉进而成为财富的象征，“子女玉帛，则君有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这里的“玉帛”，即瑞玉和束帛，就代表着国家财富，而不只是可以标示一定价值的货币了。

玉是礼器。这里的“礼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祭祀天地及祖先等众神灵的祭品，二是显示高贵、权力及等级的器物。《周礼·大宗伯》说得明白，凡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祖）”都要用不同形制的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礼”字的本字写作“豊”，就是高脚盘里放着玉串的象征。《周礼·大宗伯》还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甸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这不同形状的玉制圭、璧，既是权

力、地位的象征，又是相互之间的信物。照《左传》的说法，以玉做礼器，大禹时代已经非常通行，“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国”，不免夸张，但表现出，以玉帛做礼器，已被广泛接受。这就难怪通晓夏、商、周礼的孔子会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万国诸侯都拿着玉帛盟会，玉和帛又进而成了和平友好的象征，形成了“化干戈为玉帛”这一著名成语。

玉和军事的关系。玉斧，本来只是一种劳动工具和武器，玉虽然比石坚硬，却比石脆，实用价值倒不及石斧。但是，玉的稀少和美丽的色彩、光泽，使玉斧有了特殊身价，掌握在权势者手中，成为杀伐和刑威的象征。在金属大量使用以后，由于玉的稀少，玉斧被饰有黄金的大斧取代，称为“黄钺”，为帝王所专用，有时也赐给专主征伐的大臣。周武王伐纣，就是“左杖黄钺，右秉白旄”发号施令（见《书·牧誓》）。不仅如此，军事统帅的军帐和一些用物也要和玉搭上关系，军帐被称为“玉帐”，“玉钤”特指兵书，就连宝剑的柄和鞘上，也要用玉装饰。

玉和宗教。原始宗教中表现神鬼超人力作用的“灵”字，曾写作“璽”，据《说文解字》解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巫以玉事神”。天子受命于天，会有一种上天授与的“玉版”示瑞；祭告天地的文字，要刻在玉片上，称为“玉册”；举行封禅大礼，封禅的文字，也要刻在玉片上，称为“玉牒”。与此相应，天称“玉宇”，清和的天空称“玉烛”（《尔雅·释天》），神仙的居处称为“玉台”（《楚辞·九思》），西王母的居处是“昆玉山”上的“瑶池”。道教兴起以后，玉变得更为神圣，道教最高神称玉皇大帝，“三清”之一有玉清，女神仙称玉女，神仙的居处称为玉京、玉虚、玉堂。连神仙的重要食物也是玉屑。今天，我们常说“佛靠金装”，在古代人心目中，神仙则是靠玉装的。神仙是长生不老的，凡人不能长生不

老，却盼望遗体不朽，追求不朽的方法，就是收殓死尸要用玉，“琯”这个字，就是指为了使尸体不朽而放在尸体口中的玉。这琯，以及塞在耳中，肛门中的玉，成了旧时古董家搜求的宝贝。特别有权势者，更要用金缕玉衣保持不朽。

玉和文字、艺术。在文学中，用玉构成的表示美好、华贵的词语，多得难以计数，拿对人来说，仪容美丽的人称“玉人”，仪态美好称“玉山”、“玉体”，面孔美貌称“玉色”、“玉容”，手和臂称“玉手”、“玉臂”，步态雍容有节及美女行走称“玉步”、“玉趾”，清雅谐和的声音是“玉音”，精美的食物是“玉食”，对人居处的敬辞是“玉堂”、“玉楼”……。在雕刻艺术领域，历来用玉雕刻成的绝世奇珍，难以计数。在音乐领域，一段乐曲，虽然要由金声开始，却必须用玉结束，这就是所谓“金声玉振”。音乐中音阶的高低长短，必须用玉管分辨，“黄帝作律，以玉为管”，“舜时，西王母献昭华之琯，以玉为之”，汉章帝时从舜祠发现过玉琯，晋代盗发战国魏襄王墓，也发现过玉律（俱见《晋书·律历志》）。

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放异彩，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观物取象制度及比附——象征思维方法。

观物取象和比附——象征，最主要的特点是用自然现象来比附、象征社会现象和人事活动，而和西方的观物探理、格物致知完全不同。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之下，玉成了比附人品道德的重要对象。《诗经》中提到玉的诗作有三十多首，有的诗篇后来被当作以玉比德的经典代表。“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秦风·小戎》）。郑玄笺释说，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念君子之性温然如玉”。诗人所以这样比附，是因为“玉有五德”。“温”是温顺、善良、和蔼。在儒家典籍中，“温”是居于首位的君子品性德行，子贡颂扬孔子“温、良、恭、俭、让”，就是把温放在首位（见《论语·学而》）。后世称颂“君子”们温文尔雅，就是由此

而来。在《礼记·玉藻》中，又对君子佩玉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内容很多，其要点是：

第一，“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即使在沐浴的时候也要佩玉，只有在遇上大丧及重大灾害时才不必佩玉。

第二，“凡带必有佩玉”。这是说，身上的衣带上一定要有玉制饰物。这就难怪，先秦和汉代墓葬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套玉饰，从冕上的旒，发上的簪，到颈部、肩部、胸部、腰部以及腰以下垂挂着的各种玉饰，有上百件之多。

第三，君子佩玉，姿态、行动都有专门规定。走路要“进俯”“退仰”，即向前走要稍稍前俯，向后退则稍稍后仰，以使身上佩的玉玎珰作响。坐在车上则要端正，因为车的颠簸就可使佩玉相互撞击，发出响声。走路、坐车，都要聚精会神地听玉的声音，听着清脆和谐的玉声，就会动作有节，又可不受邪僻思想、事物的影响。

第四，“君子于玉比德”。这里的比德，既包括用玉的德来辉映、显示、激发和保持君子的德，也包括不同等级的君子使用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应的玉，以显示德的差异。所以，天子、公侯、大夫和士，所佩玉饰的颜色、形制、数量，编串玉饰所用的丝绳，都有严格的区别。

这种尊卑有度、贵贱有别的佩玉制度，正是“传国玉玺”在一部从珪、璋到璧、瑗，从环、节到玺、印的漫长的玉器演进史中脱颖而出、独步天下的文化底片。

黄龙负图 玺章探源

玺印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古人找不到可信的证据，便产生了不少神话式的奇妙想象。

纬书《春秋运斗枢》追溯得最早：“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章，文曰‘天王符玺’。”该书还说，舜的时候，黄龙又背负着一组礼物出现在舜的面前，有白玉检，黄金柙（匣），黄金绳缚着全柙，金绳的两头有灵芝充当的封泥，柙里装的是一颗长宽各三寸的玉玺，玺面上有“天王有玉玺”5个字（引自《古今图书集成·玺印部·纪事一》）。

东晋王嘉的《拾异记》也记载了两条关于玺的奇闻。其一说，禹治洪水的时候，黄龙和玄龟帮助开挖沟渠，削凿山岳，黄龙拖着尾巴走在前面，玄龟这河精的使者背负着青泥在后面跟着。玄龟的下颚下面有印文，是用大篆写成的九州各山、川的名字，禹每开凿好一个地方，就用青泥做个封记，让玄龟在青泥上印上该地名称的文字。其二是说：周武王兴兵攻伐殷纣王的时候，樵夫牧童从高树上的鸟巢里摸鸟蛋，竟摸出一颗赤玉玺来，上面有用大篆写刻的八个字：“水德将灭，木祚方盛”，意思是，殷代的历数已尽，周的圣德正在兴隆，这和老百姓怨恨殷的灭亡太晚，周武王伐纣太迟的愿望是相符的。

《汲冢周书》又有一个故事，商汤放逐了夏桀，灭掉夏朝，成为商朝的开国君主，“大会诸侯，取玺置天子之座”。原文似有缺漏，是谁“取玺”，玺又是从哪里取来的，都没有交待清楚。根据文意推测，取玺者应当是与会的诸侯，玺该是夏桀的，现在商汤成了新天子，诸侯们尊奉商汤，因而把玺放在他的座位上。

把上述五件事串连起来，这是在说，“五帝”之首的黄帝已经有玺了。“五帝”之末的舜也有玺，而且和后世帝王的玺同时有玉检、金匣、封泥的玉玺一模一样。“三王”中的禹、汤和周武王也都有玺。神奇的是，黄帝和舜的玺都是黄龙送上的，禹的玺是玄龟的下颌，周武王的玺是从鸟巢里掏出来的，只有汤的玺是来自灭国天子。很显然，除了商汤的玺以外，都是离奇荒诞的神话，不

过是后世才有的天命观的倒置，圣君明王出世，上天必降各种祥瑞。不过荒诞中又有点合理的成分。黄帝氏族的图腾是龙，龙“献玺”有继承氏族权力的喻义。商族的图腾是鸟，周武王掬鸟窝得玉玺，可以说是灭商夺权的象征。商汤的玺，故事本身并不荒诞，却也不过是一种大胆的想像，绝不能当作信史看待。

作为真正意义的玺，是以文字的产生为前提的。在没有文字以前，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已经陆续发明了各种用作凭信的工具。“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下》）。打绳结的方式、数量，木片上刻画一定的符号，既可记事，又可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这就有了凭信的性质，但这和玺还相去甚远。制陶技术不断改进，新石器中晚期的陶器上有了各种图案或符号。距今约四千五百年大的汶口晚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甚至发现了与甲骨文、金文非常相似的图形符号。距今约四千年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公认的单个文字。有了文字，便可更准确地记事，交流信息，作为相互交往的凭证。龙山文化晚期，相当于夏代初期，《吕氏春秋·先识贤》说，夏将灭亡，太史令终古带着夏的“图法”投奔了商汤，“图法”就是朝廷典册。今天我们见到的具有完整体系十分成熟的文字，是殷商中后期的甲骨文，这样的文字的形成必然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夏初可能已有萌芽性的文字了。

但是，有了文字，并不一定就有了玺。不但前述已有单个文字的陶器，只是人工刻画上去而不能像玺那样“复印”出同样的文字，即使是甲骨文，在今天已经发现的大量刻有文字（且不说写上的文字）的骨、甲片中，并没有发现一片已经具有了玺的作用。金文是把文字刻在铸模上浇铸出来的，至今不但没有发现可以像玺那样用作“复印”凭信的器物，也没有发现用同一副铸模浇铸出来的造型、文字都一模一样的器物。揆之于史籍，除了